

未能度家人，菩薩深感愧疚，施與愛語、忍辱，並同事。

未能度陌生人，菩薩深感虧欠，施與愛語、利他，並布施。

菩薩遍學一切法，去利益眾生。



菩提比丘隨侍記 勝軍

菩提比丘於1944年生於紐約，1965年接觸到鈴木大拙和瓦茲（Alan Watts）的著作，引發了對佛教的興趣。1966年到南加州攻讀西方哲學時，結識了一位越南比丘，並於1967年在越南大乘佛教傳承下受戒，成為沙彌。

1972年取得西方哲學博士學位後，前往斯里蘭卡修習佛法和巴利文，後應德籍向智長老之邀前往林隱寺，任侍者達十年之久，協助佛教文化事業，先後擔任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總編輯和社長。現任美國同淨蘭若僧團會議主席與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長。

菩提比丘現正在台灣香光尼眾佛學院授課，因事來港兩天，這次有幸能作侍奉。今次是第二次見師父，猶記第一次見師父時，已是三年前的事，雖事隔多年，為時半天，但仍印象深刻，仿似昨天。皆因被師父的道風所吸引，多年後，仍是那麼一貫，處處表現出修行者的風範。

師父年紀不輕，可是保持赤子之心，表現簡樸、踏實。從他的言行中，可感受到南傳佛教的道風。師父掛著一副寬鬆的古式眼鏡，上半身微向前傾，步履迅捷，直接。事事專一，不管進食，閱讀，談話，或任何瑣事都那麼專一，投入。對談時，如遇到廣播消息，他總會禮貌地停下來，待聽完廣播後再傾談。師父精通巴利文，曾將中阿含及雜阿含經從巴利文翻譯成英文，可謂著作等身，卻拙於言談，對談中，見他常搜索字句去表達他的思想，可看出他平時極少與人交談及著作時搜索字句的習慣，而他那種閱讀的神態，極度專注，即時投入，正貌如其人地忠實表露出謙謙學者風範。而他的少事少惱，罕言，少談世間事，更突顯出離心，修道者的清淨無染。

此外，師父更嚴持過午不食，每天中午前，我們都要為午餐預備，雖然帶來一些不便，但能成就出家人的道業，給我們帶來無限法喜。師父很平實地進食，除油及炸等對健康不好的食物外，不會要求好味道的食物，師父也守不持金錢戒，當做簽證時，辦事人員向他索取手續費，他如一個小孩般茫然地望著我們，不知所措。

在他的行持中，不會有要求，故我們侍奉時要格外費心，表面看來對我們帶來不便，但能感受修道人樸實的風範，對被凡塵染污的我們，不諦是一帖清涼劑。

以下是一篇訪問 菩提比丘 — 師 侍者 — 侍 記者 — 記

◎出家因緣

記：請問師父出家多久，出家因緣如何？

師：我出家已三十多年，當年聽一位越南法師說法，覺得佛教很好，為了能進一步便出家了。

記：三十多年前，是否很少人出家？尤其在美洲大陸？

師：當年出家真的給人一種古怪的感覺，尤其一個西方人，叫人難以接受。連我的父母，雖經過很長時間，改變還不是很大。

侍：那師父是因為那位越南法師出家，還是受教義影響而出家？

師：當年覺得佛教很好，就出家，就是那麼簡單。

◎工作

記：我知道師父已從巴利文的中阿含及雜阿含經翻成英文，現正翻譯增一阿含經，請問要多久才能出版呢？

師：大概需時三年，除翻譯外，我更授課，都是一些巴利經典。

...>

... 菩提比丘隨侍記 勝軍

侍：這些經典據知已有翻譯，何以師父要再翻譯呢？

師：因舊譯的英語已過時，很多人讀來有困難，故需再做。

侍：那麼，若干年後這些新譯會否又過時，要重新再翻譯呢？

師：（笑）有這個可能。在這無常世間，前面有什麼就做什麼。

◎在家眾能否閱戒律

記：在中國，在家眾閱戒律向來都被禁止，不知道南傳佛教是否一樣？

師：南傳佛教沒有這個禁忌，我想是在佛教的流變中某一個時期的特殊現象。

侍：在律典中有很多重要的資料，反映釋尊當時的人間性，及處理事情的手法。釋尊及弟子們的日常生活，弘法情形，及當時的真實環境。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，使我們更接近佛陀的教示。惜這歷史包袱太沉重，叫很多人無法放下。

◎佛教國家低落的原因

記：何以東南亞很多佛教國家如此貧窮腐敗？

師：這個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常思考這個問題。但這些國家有很多獨裁者，人民信仰很表面。都是一些拜拜者，法義不彰。

侍：師父已說出原因了，就是法義不彰。

◎不淨財

記：不淨財（不正當得來的財物）的捐獻可接受否？

師：這需視環境而定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如捐獻者當時是出於真誠心就該接受，並加以教導，遠離惡因惡果。也是給為惡者一個種善因的機會。



一切從自省開始 須蜜那

信佛後，該如何開始新的人生？該如何簡要地對待一切事物？除一切從感恩、寬恕、承擔外，更應要一切從自省開始。

不但每天都要自省，更要每事，恆時自省。不但為自己自省，常覺得自己不足，做得不好，未盡本分。更要為他人自省，去找出他人做得不好的原因，為他解決煩惱。去同情、諒解別人，自不會有太多抱怨，太少行動去建設。一心一意的去自省，改善，轉變自己及周圍環境，自能直趨佛道。

如感到貧窮，生活不如意，該自省有沒有學好專業？有否懶惰？如不受歡迎，該自省有否自私，罔顧他人？進而自省有否利益別人？自省自己在家國乃至世界有否貢獻？自己的生存有否愧對天地？

如家裏不和，該自省有否忽略照顧？忽略給予家人適量的工作及娛樂？有否對家人適當的禮貌及尊重？有否將外面的怨懟帶回家中？除自己對家要自省外，更要教導家人自省，去

除自我。

在社會裏，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如意的事，這都源於複雜的事物關係及無常的轉變。只要一個環節出現問題，都會影響其他環節，甚而惡性循環。而見到的只有抱怨，推卸，自暴自棄。沒有人出來承擔一分責任。事物在無常轉變中，而人們仍抱守著過去，緬懷昔日光輝。更不會有人自省到要跟著社會轉變。社會家國不好，不獨我們要努力做好自己，更要培養，教導其他人去改變社會。

佛教衰落，是每一佛子的責任，要將聖教護持。不要問能從聖教得到多少？要問能為聖教付出多少！不要埋怨，別管他人是非，少理會世俗事務，只須依循法義去過活，行持，自能有所得。

不時的自省，見到任何不好的事當去反省，總有自己不對的地方，自己未盡責之處，時刻抱著去改善自己及四周環境，自能實現人間淨土。



自我教言

作者：晉美彭措法王

譯者：索達吉堪布

(連載4)

『自我教言』不只是入門的導引，更是久修行者的一面好鏡子，去反省及自我教言，為佛學及修行態度的明確指引，去除很多謬誤及修道上的倒見。書內一再強調聞思的重要性，正是建立『正見』的要素。

本來在輪迴當中人天的福報是最大的安樂，比如梵天或是轉輪王就具有非常人所能及的享受和安樂，說空話的這些人得到人天福報的時候當然會生起歡喜心，不要說是人天福報，當你飢餓的時候得到一頓美餐心裡也可能會無比的歡喜踴躍。那人天的福報和佛的果報相比，當然佛的安樂是至高無上的，所以你就不要說我不希求獲得佛果，不要說這樣的大話。

真正在大圓滿的見解當中，是沒有苦樂的取捨，但我們並沒有達到這樣一種境界。若是大圓滿最高的境界，就像是嘎繞多傑、加那思札、貝瑪拉密札、蓮花生大師他們那樣。在他們的境界當中可以說無取無捨，比如，當時薩霍國王對蓮花生大師施予酷刑，火燒水溺，但地水火風四大種對蓮花生大師都無法損害。這樣的高僧大德，他們已沒有對佛果的希求，也沒有對輪迴的疑惑恐懼，對他們來說可以是無取無捨，但對於像你這樣低劣境界的人，就不要隨便言說此類大話。

常見有些人修持了一點世間善法後，如念了三億遍觀音心咒，就說我現在死了也不害怕。從一方面看，你修善法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，但另一方面，你也應該想一想，根據佛經道理，有時哪怕是生一剎那的瞋心也是會斷盡無數的福善資糧，而你自己又曾生過多少的貪心和瞋心？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很了不起。

我以前曾遇到一個出家人，他說的空話就比較厲害，我就忠告他：希望你要注意，你的見解並不高，應該踏踏實實地修持。那位出家人聽後說：沒事！我每天都在轉經輪，我一點也不害怕地獄。但是作為凡夫的這些人，也不要太自以為是。

得一個人天福報也是如此安樂，佛的安樂就更為殊勝，因此這種人就不要說不願意得到佛的果位。若你真是連佛的果位一點都不在乎，那你對飲酒和自己的妻子為何又是如此貪執。

當你看到一位非凡美麗的姑娘時，心裡就產生了猛烈的貪心，然後你會想方設法來得到她。如果你對酒和女人是如是地希求，那你對無上安樂的佛果為什麼不去希求呢？！

本來在密法當中，說一切顯現是自然解脫，這也是大圓滿之道。但在大圓滿之道中，你心裡一邊經常存有世間八法的分別念，然後一邊說是一切顯現自然解脫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這只能是自欺欺人，如此說法和行為也變成極為荒唐可笑。所以現在末法時代有一種說法，說是對精神瘋狂不正常的這種人好像稱為成就者。但若真正是成就者，那他在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二方面都會圓融無礙，不會是那副神經錯亂的樣子。

對於大圓滿，需要多生累劫積資糧才能真正證悟。雖然要證悟可能比較困難，但僅僅了知大圓滿的見解卻並不是那麼艱難。

所謂的了知，就像中觀一樣對諸法的本性作詳細的觀察。依靠中觀的理證，把一切諸法抉擇為心，然後心的本性也是遠離一切戲論，對此生起了定解的時候，這也可以稱為大圓滿的一種覺性。當年宗喀巴大師的上師曾說，我現在已生起殊勝的定解，即使諸佛菩薩來至我面前的虛空，我的見解也不會有任何變化，這種見解就可以稱為定解，也可以稱為真正的了知。

在內心要生起這種了知的境界，或者說對大圓滿的覺性要生起一種定解，就必須要長時間地依止善知識懺罪積資才能獲得。為弟子宣講大圓滿引導的人，則在內心對大圓滿至少當有一些覺受。這種覺受，並不是以推理方法，而是以直接體驗的方式在自己的定解上產生的一種堅定境界。

現在末法時代很多人自稱是大修行者，但真正大修行者卻十分稀少，因為真正有修行的人，貪瞋等心根本不會在他的相續中生起。

(未完...待續)

第四種情形，就是供養和尚使他們成為天人。也就是供養他們太好命、太舒適，比丘沙彌就會得意忘形、樂不思蜀，變成天天沒事做，只喜歡嬉戲玩樂，過著享受的生活。這種做法跟供養師父成為豬有所不同。供養和尚成為豬，是將他養得白白胖胖的，整天都睡大覺；而供養和尚成為天人，則是讓他天天吃喝玩樂，早晚都很悠閒地戴著耳機聽收音機，看電視。如果將和尚供養成天人了，根本一點好處也沒有。

最後一種，就是將和尚供養成妖魔鬼怪。例如我們太照顧和尚，他就容易順著自己的習性，脾氣也會變得很暴躁，不容許他人說他的不是。所以在家居士如果太照顧呵護住持和尚，住持和尚往往會變成一個容易發脾氣的人。這就是所謂供養和尚，使他變成妖魔鬼怪，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勸告。

我們要如何供養和尚，才能使他的身分還是和尚呢？和尚的身分，有很多種不同的名稱，例如：比丘，出家人，或是稱為「他施活命」Paratattupajiva。

所謂和尚Phra或Vara，譯為高尚：就是有一顆清淨、光明、寂靜的心。使心能夠清淨、光明、寂靜，這樣才算是具有高尚的品德，才是超越世俗人之上。凡夫的心，是污穢、無明、以及焦急的。時常會生起很多欲望煩惱，所以不會有高尚的品德。而和尚的內心空多、欲望煩惱少，所以就具有高尚的品德。一個內心清淨、光明、寂靜的人，才是值得我們崇拜的人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該崇拜的人，應是超越世俗人之上，所以如果要供養和尚，使他成為和尚就必須供養他，使他具有這種心境。

比丘，依字面的意思，就是「悟到生死輪迴苦的災害之理者」。假如我們希望供養和尚使他成為比丘，就應讓他能夠體悟到生死輪迴是苦——世間是令人厭惡、煩躁的，應該努力修行以脫離這些苦海。

比丘這個名詞，還可以譯成乞士，但是卻跟一般的乞丐不一樣，比丘所乞討的只是食物而已，而且乞討的原因，是因為還有一個最高尚的責任，也就是自利利他的大事，等著他去完成，沒有多餘的時間花在謀生上。至於乞丐，則是手拿著椰子殼，到處乞討食物或金錢，他不修行，也不會負起自利利他的責任，他們去乞討，是因為沒有能力工作以換取食物，所以，根本無法跟比丘相比。

而比丘之所以會有這種乞食的方式，是因為肩負重責，沒時間親自動手種田、種菜維生。比丘不僅有責任要清洗自己，也要清洗這個世間，使它清淨不污染，寂滅全部的欲望煩惱。正因為這樣，所以比丘才可以拿著鉢，去乞食自己所需要的食物，養活自己的生命，他也才能時時刻刻地做好自己的

責任。如果將乞來的食物餵飽肚子，就躺著聽收音機，唱起情歌情曲，這就不是比丘，反而是偽君子了，這比在街上乞討食物的乞丐更可惡。比丘Bhikkhu 譯為「悟到生死輪迴苦的災害」，既然悟到苦的道理，就應加緊修行，以便從生死輪迴的苦中解脫出來。我們應將和尚供養成比丘，才有意義，也才會有無量的功德。

另外，他施活命 Paratattupajiva 的意思，是指比丘的生活，是由別人所供養；但是餓鬼道的眾生能夠活著，也是由別人將布施的功德迴向給他們，這道理跟比丘Paratattupajiva他施活命的意思一樣，但是不同的分別在於，比丘為要解除自己與別人的苦惱而去修行，沒時間煮菜煮飯，只好去乞食，所以比丘一定要修行，才對得起優婆塞、優婆夷供養的食物。如果自己的修行不及格或不合宜（不接受供養之物），比丘就會變成一個在街上討食的乞丐或餓鬼，終究會下地獄。因為他是一個盜取者，是騙子，只是借由比丘的身分做幌子而已，並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。

比丘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機會可以騙人呢？一方面也是因為優婆塞、優婆夷的愚蠢，盲目地供養和尚，沒將和尚供養成和尚或真正的比丘，卻供養成豬，成為馬牛，成為鸚鵡及天神，甚至變成妖魔鬼怪。這些，都是因為不關心宗教的真義及比丘的實質意義所造成的結果。愚癡的人起初想種的是香茅，反而變成了白茅，主要因為他不好好仔細地看清楚，所以挑選到不好的茅類種子。也有些人本來想種黃玉蘭，可是東拿西拿隨便抓了就種，一直等到開花的時候，卻開成蕪塔薜了（裂葉犁頭尖，泰植物）。還有更嚴重的是，有些人供養和尚的目的，是為了將來能夠當他們自己的女婿，或是孫婿，這些亂象也是存在的。

以上所批評的護持佛教，是只支持他人去修行而已。自己不修行，認為自己所做可以得到功德就夠了。什麼功德呢？就是一種滿足的心，滿足自己已經有很多的功德了，死後將不會下地獄，而且一定會升到天堂。如果我們只是止於心意上的滿足，就有可能會得到一點點的滿足，事實上，所得到的是虛假的天堂時，也以為能夠讓內心產生愉快。這種情形，就好像我們擁有一大筆假錢，可是自己卻不知道是假的，仍然會感到滿足！不過，總有一天會發現這些錢不能使用。

如果我們認為能上天堂就夠了，這樣將產生兩種不好的現象，第一，它一定是假的天堂，這種情形，就像是一個擁有假錢的人一樣。第二，假設真的有天堂存在，那它就是執著的根源，只會增加我們的貪心、瞋心、愚癡、沉迷、放縱而已，因為天神的疏忽、放縱，比人類更嚴重，而天人的世界裡

充滿了嬉戲歡樂，所以前面才說，不要把和尚供養成天神。

天堂這個名詞，是指一個充滿喜悅快樂的地方，在這裏的人心中，充滿了很多欲望，也很懈怠。如果天堂是最好的修行地，當初佛陀一定會選擇在天堂誕生成佛了。但是佛陀為什麼要誕生在娑婆世界呢？這在經典中有很詳細的解說。佛陀不選擇在天國誕生成佛的原因，是因為天國充滿了虛幻、不真實的事，充滿了娛樂嬉戲，每個人做事情都不認真，更不會關心生死輪迴的事。而在娑婆世界裡，具有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現象，人會疲倦、流汗、甚至痛苦，這些現象使得人類不敢放逸，是一個很適合證悟成佛的地方，所以佛陀才選擇到娑婆世界誕生、成佛。

由此讓我們明瞭，天國和道果涅槃，是不同的兩件事情。道果及涅槃，是為了滅除煩惱痛苦；而天國，只會讓人們更加沉迷在欲望煩惱的痛苦裡面。如果優婆塞、優婆夷護持佛教，只是為了要升上天國，就必須好好地仔細考慮了！如果到了真的天國，對我們有害；如果到了假的天國，更加糟糕，兩者都不能讓我們放心。

所以，如何才不會放逸？怎樣修戒定慧？怎樣證果、證悟涅槃？這才是我們的目的，也是護持佛教、比丘沙彌，贊助寺院的目的。總而言之，如果要護持佛教，就要正確的護持佛教的實體，也就是自己必須趕緊地修行正法。這才是一個既如法、又能夠儘快地護持佛教的方式。

至於供養別人，去護持、幫助、支持別人，這些並不一定是在護持佛教。我們常常會找理由為自己辯解：自己做不到，讓別人先做吧！話雖沒錯。但是，如果我們墮落在迷信愚癡裡，我們就會成為一個欺騙別人的餌。祖先曾說：「愚笨者，必然是聰明狡猾者之餌。」要小心仔細地看清楚，選擇護持有智慧、有誠實心、清淨心、忠誠出家的人。因為他們，才是我們應該去護持的僧伽——具有良好的修行，是直接、正確修行佛法的人，是和合無諍的修行者，也是真正追隨佛法的修行者！

以上所說的，與我們每天所誦的早晚課一樣：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，僧伽是良好的修習奉行佛法之行者；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aakasango 佛陀的弟子僧伽直接正確地修習奉行佛法之行者；N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，佛陀的弟子僧伽，是修習奉行理解佛道而脫離苦海之行者；Samic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，佛陀的弟子僧伽，是能修習奉行佛法之行者；Ahuneyyo，應受供養的；Pahuneyyo，是應受歡迎的；Dakkhineyyo，應布施、種福田的；Anchalikaraniyo，是應向他合掌禮敬的。除了這些以外，還有很多優美、完善，應該被讚歎的地方，不過，重點仍然還是前面所說的四項：要有良好的

修行、正確的修行、理解佛道而脫離苦海的修行，以及能夠真正地修習奉行。

我們一定要選擇、支持像這樣的修行者，以及努力地護持、推動這種修行方法。其實，僧伽並不一定要住在廟裡，住在家裡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有良好的修行，有正確的修行，且已經實踐佛法的話，就去護持他吧！這也可以稱為是在護持佛教中的僧伽。道果涅槃，並不限於比丘沙彌才可以獲得，優婆塞、優婆夷也是能夠證入。所以智者才說：「證悟佛道才能辨別出誰是真的僧伽」，我們不要認為只有比丘才是僧伽，只要我們能夠確定他是為了證悟涅槃而修行，通通都可以稱為僧伽。因為有的僧伽是示現在家相：Sotapanno須陀含，Sakitaganmi斯陀含，Anagami阿那含，甚至也能成為阿羅漢。

如果我們真的想還給宗教一個公道，就去推廣、支持、修行佛教吧！不要再支持個人的欲望，或是個人的做法，而是應該支持為了得到法而修行的人。宗教有了正法之後，就會蓬勃地發展起來。堅堅實實、屹立不搖地成為眾生真正的皈依處，這樣，我們也就已經具備佛法僧了。如佛陀所說：「見法即見佛，誰不見法即不見佛！」

法，和宗教的真義是同義詞，不是僅指宗教的表相而已。兩個名詞的意思，是指消除苦惱的方法，而不是儀式、文字，或者經典、理論等等。但是，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：戒苦的方法一定存在於為了滅苦而修行的人身上，這樣我們才能說：真正的宗教已經存在了。像這種滅苦的人，他的身、口、行為，都與滅苦息息相關！因此，何處有滅苦的事，何處就有宗教。無論是在家裡、在寺院、在城市、或在森林裡，處處都有宗教蘊含其中！

希望各位都能夠憶念佛陀最後的教誨：「諸位比丘！我要提醒諸位，一切諸行，都是因緣和合法，必定敗壞，諸位不要放逸，應該努力求進步！」但佛陀不曾說：「你們要護持宗教，要供養僧眾。」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到佛陀常說：「你們要修行，以得到應得的果位，要盡力幫助自己，使自己脫離一切的苦。」也唯有遵照佛的指示，我們才可以說是已經在護持宗教了。有正知見的人存在，宗教就存在了，法也存在了。有法存在，就等於佛陀也存在，佛法僧也因而存在世間。

以這種方法來護持宗教，宗教就不會斷絕，而且，再也不會有人罵說：盲目地養雞生蛋給狗來吃了；或是盲目地養和尚，讓他成為豬、馬、牛、鸚鵡、天人、或變成了妖魔鬼怪，甚至成為自己的女婿、孫婿了。只要能夠如法地做到護持的工作，他就可以被稱為賢者，是真正的佛教徒，是佛陀的弟子，是高尚、有慧的人。誠如巴利文所說的：Atirochati Panyaya Sammasambuddhasa Savako 佛陀的弟子，必定有高尚的智慧！

(全文完)

早已聽過慧禮法師在非洲弘法的消息，當時令我想起摩訶迦旃延的邊地弘法，那種無我，偉大，勾起我無限的好奇。想不到多年後偶然得此一書，能進一步了解弘法的詳情及艱巨。

慧禮法師的弘願，不單是他個人的事業，更有眾多的助緣，錯綜複雜的因果，隱約可見到夙世的共同大願，去成就此大業，而作此書的介紹，說不定也是夙世大願的一份子，有誰知呢？如此艱巨的任務，如沒有菩薩的行願，福德智慧資糧，恐難成就。

慧禮法師的全情投入，在他的發願中可見一斑。他發願要五世為僧，轉世做黑人。要為這黑暗的非洲大陸帶來光明，為這不被了解或誤解的聖教在其他宗教裏爭一席位。他付出的不單是勇氣去克服眾多障礙，荒蕪中豎立正法，還要在木納性格中低聲下氣去化緣，甚而冒生命危險去染患瘧疾。

他的政策是要將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精神建立南非華人的寺廟——南華寺。分五大目標：一. 弘法 二. 度僧 三. 傳戒 四. 翻譯經典成非洲語言 五. 建寺，而佛教本土化更是重要的策略，「佛教要本土化，就須由本土的出家人去推廣，否則被判為文化侵略、信仰侵略，就永遠靠邊站，永遠是外來人的外來宗教。」但非洲法必須學習中文繼承漢傳佛教的傳統，更直接地理解漢文佛典。

總結一下，慧禮法師在非洲做過的事項，有：創辦佛學院，已培訓超過三百位黑白學僧，女眾佛學院，爭取政府立案、認養孤兒，「佛光世紀」廣播電台每晚弘法，音樂劇釋迦牟尼佛傳，舉辦國際佛光會世界理事會。南非境內由佈教所、臨時佛堂、約堡講堂、南華寺普賢殿、信徒會館，乃至於新堡、德本、開普敦、布魯芳登、淑女鎮都有了禪淨中心或講堂，佛光會的組織也遍及華人聚居的大都市。而這些成果背後，經常出現挖東牆補西牆的「追錢」日子。

「十年艱苦不尋常」，南華寺以「依法不依人」的精神由馬來西亞滿亞法師住持，開始另一個十年。慧禮法師：「假如我不是佛光山的法師，自己募款創建道場，那麼所創建的道場，就像五指山，我就如孫悟空，被鎮壓在五



指山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如今，我就可以繼續闖蕩江湖，開拓天地。往北前進，下一站是馬拉威，一直到埃及。將來全世界出家人最多的地方必然是非洲，世界佛教的重心也要轉到非洲來。假如我們辦孤兒院，養一千位孤兒，將來要六百位出家都不止，在那種環境，沒有明天，沒有未來，出家修道就是最好的選擇。」

滿亞法師：「過去的困難是成就因緣，現在的容易才能使佛教在未來發揚光大！我很感恩有此因緣來承續慧禮法師所完成的工程，讓他更有時間與精力到塞內加爾、剛果、馬拉威、奈及利亞等其他國家去結緣！」

「不是南華寺少了一個慧禮，而是多了一個滿亞。」

南華寺在「穩定中求發展」的理念下，規劃許多活動：

- 一. 成立佛光青年團南非分團
- 二. 增加與僑團的互動
- 三. 對護法信徒的召喚
- 四. 佛陀傳音樂劇
- 五. 大雄寶殿的竣工
- 六. 萬緣水陸法會

非洲佛教由南華寺掀開序幕，隨著慧禮法師的弘法步履，開始慢慢移向中、北非，大家引頸祈盼再一個十年，非洲佛教在這塊黑色大陸上成長、茁壯，開滿遍地的菩提花朵。



吾觀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說難盡；見聞瞻禮一念間，利益人天無量事。

(二) 讚嘆 — 對地藏菩薩的偉大，經中不但很多大菩薩出現，更有多尊佛出現讚嘆。地藏菩薩功德巍巍，悲願來濁世，在地獄、無佛世界、娑婆、病、死苦中穿梭。其願無窮 — 誓不成佛；最悲切 — 苦難的救贖；最普廣 — 民間普遍的信仰，真的是恒河沙劫說難盡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以我神力千劫測度。不能得知。」— 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

堅牢地神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，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彌勒亦化百千身形，度於六道，其願尚有畢竟。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切眾生，所發誓願劫數如千百億恒河沙……」— 地神護法品第十一

(三) 環境及眾生 — 五濁惡世環境，墮落造罪容易。眾生剛強，難調難伏。「一切眾生未解脫者，性識無定，惡習結業，善習結果，為善為惡，遂境而生，輪轉五道，暫無休息，動經塵劫，迷惑障難，如魚遊網，將是長流，脫入暫出，又復遭網……」— 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

「南閻浮提眾生，舉止動念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……」— 如來讚嘆品第六

「世尊！我觀是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，脫獲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若遇惡緣，念念增益……」— 利益存亡品第七

「南閻浮提眾生，其性剛強，難調難伏……」
 「自是閻浮眾生結惡習重，旋出旋入，勞斯菩薩，久經劫數，而作度脫」— 閻羅王讚嘆品第八

地藏經多處展示我們的世界及眾生如何惡

劣，要得救贖，談何容易！更能突出地藏菩薩的悲願及偉大。

(四) 功德 — 地藏菩薩功德巍巍，無窮無盡，不可思議。如願無窮 — 誓不成佛；最悲切、最苦難處之救贖；無佛世界之救贖；存亡的利益及教導；調伏剛強眾生。這些功德，廣大無邊。

如經文：

爾時，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：「汝觀是一切諸佛菩薩及天、龍、鬼、神，此世界他世界，此國土他國土，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宮，汝知數否？」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以我神力千劫測度，不能得知。」— 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

爾時，堅牢地神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從昔來，瞻視頂禮無量菩薩摩訶薩，皆是大不可思議神通智慧，廣度眾生；是地藏菩薩摩訶薩，於諸菩薩誓願深重。世尊！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，有大因緣，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彌勒亦化百千身形，度於六道，其願尚有畢竟。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切眾生，所發誓願劫數如千百億恒河沙。」— 地神護法品第十一

觀世音菩薩：「我聞世尊與十方無量諸佛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云：『正使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諸佛說其功德，猶不能盡。』」— 見聞利益品第十二

無量劫來，地藏菩薩廣度眾生，他的教化，很有經驗，他的功德，有劬而簡易，如「見聞瞻禮一念間」。

「佛不能度無緣之人」，故地藏菩薩教導眾生皈依三寶，與佛菩薩先結緣，必能得度。

(未完 ... 待續)

佛教消息

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與各界聯合發起為電子「大藏經」加上新式標點的計劃，由中央大學、玄奘大學、法鼓山中華佛研所、香光佛學院、福嚴佛學院和華嚴蓮社等單位共同參與並完成簽約儀式。

協會主委惠敏法師表示，光碟中收錄〈大正新修大藏經〉以及〈續藏經〉共一百冊超過一億字的漢文佛典，是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漢文電子佛典資料庫。

相關訊息可上網查詢 www.cbeta.org

新時代經典數位典藏

許多古籍和工具書都推出了數位化版本，例如：康熙字典、漢語大辭典、四庫全書、四部論叢和古今圖書集成等。

而佛教界則有cbeta電子佛典集成、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、太虛大師全書、佛光大辭典、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、佛光阿含藏和禪藏、印順，呂徵辭典、法鼓全集、西藏大藏經、乾隆大藏經等等。

當我死時
別埋我以一抔黃土
請將我骨灰撒於大地上
或遼濶底海洋中



別設靈堂
聚眾閒話說應酬
不要發通告
就讓我悄悄地離去

燃燒我身
以作供養
留一點尊嚴 留一點倩影
簡樸節約
將謹餘資具
布施聖教眾生

別聚眾作佛事
為我底離去
請留在家裏念佛
迴向於我
迴向家人
迴向天下蒼生

當我死時
別埋我以一抔黃土
請將我骨灰撒於大地上
或遼濶底海洋中
就讓我悄悄地離去



滂沱大雨的黃昏，天色比平時顯得更昏暗，整個世界籠罩在陰沉中。司機華走下貨車，打著傘子繞過車頭迎著司機座旁的妻子下車。昏黃車燈下，照到妻瘦削的臉龐，不但暗啞，更見到隱約的縐紋。但奇怪，那一刻沒有愛憐的感覺。

司機華舉著一把傘與妻繞到車後，半邊身子都濕透了。妻在傘下伸出手，熟巧地按尾板電掣，前臂在大雨中馬上濕透。貨車尾板緩緩放下，發出「軋軋」的聲音，當完全放下時，發出「啪」的一聲巨響，司機華看著那二千公斤的震動，忍不住對妻說：「這尾板該拿去修理了，很危險，別再拖。」

二人爬上車後，拿出飯盒，坐在大堆貨物的其中兩個箱上慢慢吃，妻仰頭看看天空說：「好了，停雨了。」

隨即轉向司機華：「運輸工作雖然辛苦點，有些時候更做得很夜，但能夠跟著你這裏去，那裏去，倒也開心。」

司機華想想，這運輸工作已做了十年，但今天第一次感到倦意。

「開收音機聽吧，太靜了。」妻說。司機華轉身扭開收音機，正播送著「舊夢不須記」的歌曲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妻繼續說：「今天是我們結婚廿五週年的紀念日呢！」

司機華恍然，想到今天也正是住屋最後一期供樓的日子。這些日子都是他一直期待的，每接近這日子一天便多一分喜悅。但今天很像沒有一丁點兒感覺。

「我很感激你」妻笑著說：「今天早上醫生對我說我的心臟病已完全康復了，可以像常人般工作。明天開始我什麼粗重工作都可以做了，不需要你事事幫忙。」

妻將吃完的空飯盒放在一旁，笑說：「我今天特別高興，兒子畢業沒多久，今天已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薪金不錯呢。」隨即想起一些事情，繼續說：「兒子還囑咐我感謝你呢，他說瞭解你多年的辛勞，供他讀畢大學。沒想到平時不愛說話的他竟能說出這些『生性』的說話。」

車外突然雨勢轉大，打在車頂上發出拍打的聲響。

妻摸著耳朵的耳環，一個不小心，耳環滾到車下。

「糟糕，這鑽石耳環今天才買，很貴啊！」

司機華敏捷地跳下車，俯首在漆黑中找尋。

妻隨即站起，手按車邊，也在貨物堆中找。沒想到手正按在尾板電掣上，二千公斤的尾板發出巨響向下拍。

(此乃真實個案改編 新聞報導有一司機被貨車後尾板拍死)

編輯：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：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：佛哲書舍 buddhist-bookshop.com

太子店：洗衣街241A地下
電話：(852) 2391-8143
傳真：(852) 2391-1002

中環店：干諾道中63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3421-2231
傳真：(852) 3421-2230

銅鑼環店：摩頓台33號灣景商場21舖
電話：(852) 2895-2890
傳真：(852) 2895-5710

元朗店：安樂路49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479-5883
傳真：(852) 2479-5890

